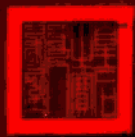


贾后大传

中国十大皇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牝鸡司晨，唯家之索”，这句老话，不仅是古代中国齐家的戒律，而且也是古代中国治国的清规。男人们把持天下，不把女人放在眼里，似乎是天经地义。不过，专制政治之下，化家为国，家国一贯，家事国事之间既然划不出一个绝对的界限，帝王后宫中作为陪衬的女人们便有机会参与政治，甚至操纵朝廷，据有天下，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实。

其实，不管帝王们承认与否，后宫中的三千佳丽都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后妃们处在政治的中心，争宠争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更不用说提携父兄，在朝廷中组成庞大的外戚集团，把持要津。不过，要在如此激烈的倾轧之中获胜并不容易。这里需要勇气与才干，但更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付出代价。成功者在历史中留下了足迹，成为后人评头品足的对象，而失败者往往石沉大海，成为默默无闻的孤魂。

女人把持天下，使用非同寻常的手段维护自己非同寻常的身份与地位，即使不打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会造成政治的混乱，甚至那些有所成就的女人也难免毁誉参半，因为她们不仅自己付出了代价，而且使许多无辜的人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政治运行的最高原则是稳定，无论是谁破

坏了这一原则，都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了解了这一点，才能领会为什么古人对女人干政如此深恶痛绝。这一问题并非仅仅由“偏见”二字便可获得圆满的解释。女人掌家治国的时代只是传说中的模糊记忆，有文献可证的历史只垂青男人的伟业，打乱了这一传统，也就打乱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即使女人在政坛上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贡献，也同样不受欢迎。而女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被一笔抹杀了。

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中国十大皇后》，通过丰富的资料、深入的分析、流畅的语言，不仅详尽地勾划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生活细节、政治活动、历史功过，而且揭示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征，揭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从而把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人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本书为《贾后大传》。

贾后名贾南风，以悍妒奇丑闻名于历史。她权诈狠毒，善于权谋，挟持白痴皇帝晋惠帝，把握西晋朝政达十年之久。在独揽朝政期间，她杀死婆母杨太后及杨氏一家，诛大臣卫瓘及宗室王汝南王亮，挑起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最终因杀害太子而被赵王伦毒死。

本书赋贾后以血肉，再现西晋末年历史，通过贾后身世，勾勒出当时历史之全貌。

本书附有《胡太后大传》。胡太后是北魏宣武帝元恪之嫔妃，孝明帝元翊之母。在她一生中，曾两度临朝听政，前后共计十年之久。她多才多艺，貌美倾城，喜欢享乐与偷情，笃信佛法，广建佛寺。然而佛主并不保佑她。她曾被监

禁五年，受过阶下囚的磨难。但她不思前辙，宠信奸佞，淫乱后宫，害死亲子，最后被尔朱荣沉尸黄河，葬身鱼腹。她葬送了北魏江山，将长达二百年之久的北方统一大业推向分裂的深渊。

编 者

2002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国事天下事	
	丑女悍妇入庭堂	(1)
第二章	醋海生波几被废	
	痴呆被立为储君	(36)
第三章	骄奢淫逸留遗恨	
	暗渡陈仓改遗诏	(73)
第四章	登后位大显身手	
	起杀机铲除杨氏	(96)
第五章	诛宗室独揽朝纲	
	执利刃消除政敌	(117)
第六章	贾后淫乱偷美男	
	倜傥风流姊妹花	(134)
第七章	假怀孕谋废太子	
	丧病狂风云跌宕	(164)
第八章	杀太子狂澜迭起	
	饮鸩亡一代悍后	(186)
	惠贾皇后传	(207)
	大事年表	(210)

附胡太后大传

第一章	红光紫电太后生	
	倾城倾国人掖庭	(213)
第二章	入深宫苦害相思	
	废旧制充华得宠	(231)
第三章	除异己皇后遇害	
	登后位初次临朝	(260)
第四章	兴寺庙笃信佛法	
	尽荒唐叔嫂偷情	(292)
第五章	幽北宫激流迭荡	
	救太后义勇蜂起	(312)
第六章	破樊篱再度临朝	
	逞淫欲广置面首	(333)
第七章	恨纲纪宝货起事	
	献忠诚道元被害	(350)
第八章	纲纪乱烽烟四起	
	弑君主尔朱兴师	(360)
第九章	嫁河伯沉尸河阴	
	统大业骨化灰烬	(372)
	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388)
	大事年表	(391)

家世国事天下事

第一章 丑女悍妇入庭堂

(一)

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四月，在晋都洛阳金墉城的一个院落里，一个身材矮小，面目青黑的中年妇女，如同一只被困的母狮子，焦躁不安地在庭院里打着转，不时地发出哀叹声或怒吼声。自从被囚在这里，她彻夜不眠，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披头散发，脸色苍白的皇太后；满脸是血，大喊冤枉的太子，这些冤死的鬼魂折磨着她，向她索命，使她难以入眠，她只好在庭院里转来转去，不敢睡下，本来就青黑的脸，现在就更没有人色了。忽然，被锁已久的大门打开了，走进一个官员，后面跟着手捧食盒的太监和护卫。

一行人走到中年妇女面前，为首的官员说：“这是皇帝陛下赐给你的酒食，吃了它，上路去吧！”

这位中年妇女脸色变得死灰，她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她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酒，仰对苍天，悲哀地喊道：“天啊，这真是报应啊！陛下，我的夫君，你怎么不救救我啊！为妻只好先走了。”

说罢，将酒一饮而尽，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位中年

妇女不是别人，正是以悍妒凶狠著称于历史的西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

• 贾皇后，名南风，小名岨，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父贾充，字公闾，乃西晋的勋臣，他为司马氏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西晋初，社会上曾流行一句话，“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王指王沈，裴指裴秀，贾即指贾充。王沈、裴秀、贾充灭亡了曹魏的基业，成就了司马氏的天下，是西晋的元勋。尤其是贾充，更是令晋武帝不能忘怀。贾充出身于世族大家，父逵，曹魏之豫州刺史，封阳里亭侯。充少孤，袭父爵，为阳里亭侯。从入仕之日起，他便投在司马氏门下。到司马昭为大将军时，贾充为中护军，是司马昭的心腹爪牙。此时的曹魏政权已名存实亡，司马昭已掌握全面政权，小皇帝曹髦只是傀儡而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为心腹，贾充更是积极地为司马昭创造机遇，使其主子成为九五至尊。

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有人报告说，宁陵井中出现黄龙，满朝文武大臣以为是吉兆，纷纷上表向皇帝道贺。小皇帝曹髦面尤喜色，手扶着皇帝的宝座，长叹道：“这哪里是什么祥瑞啊。龙者，象征着君主，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屈居在井中，这是被幽困的征兆啊！”

曹髦感慨万分，看看自己的处境，真如龙困井中一般，他愤笔疾书，写下一首《潜龙诗》：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贾充闻听此事，便急急忙忙地奔向大将军府，向司马昭报告。司马昭在府中正考虑要伐蜀之事，刚要派人去叫贾充来商量此事，见贾充急忙而来，高兴地说道：“我正要派人去找你。中护军，你看我现在伐蜀如何？”

贾充连摇头带摆手地说道：“主公，这万万使不得。您千万不能带兵西伐，现在天子正在怀疑您，您如果轻率出征，京都内必出大乱。”

遂把刚才所听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司马昭。最后，他还阴毒地挑拨道：“主公，天子所作的《潜龙诗》，诗中之意，明明不是对着主公您吗，望主公三思啊！”

司马昭听罢，勃然大怒，对贾充说：“这人不是曹芳吗，自找死路。我若不早点除掉他，他一定会害我的。”

贾充随声附和道：“愿主公早做打算，我愿随时为主公效力，早早除掉他。”

曹芳即曹魏之废帝，在位期间，朝廷所有权力都由司马昭之兄司马师掌管，皇帝只是个牌位，无任何权力。曹芳20岁时，不甘心做有名无实的皇帝，决定对司马师发动反击。他召集光禄大夫张缉、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进行密议，决定除掉司马师，结果计谋未等实施，李丰等人便被司马师捕获，全都杀掉，并灭三族。一场宫廷政变流产了，曹芳被废，司马氏另立傀儡，这就是曹髦。

曹髦要走曹芳的路，司马昭决定先给他点颜色看看。

次日，司马昭身带宝剑，气势汹汹地上朝。曹髦一见，赶紧站起身来，满脸陪笑地迎了上去，把司马昭让到座位上。这时，司马昭的心腹爪牙们跪奏说：“大将军功德无量，应为晋公，加九锡。”

曹髦闻听，心想，这下一步不就是当皇帝了吗？便低头默不作声。司马昭见状，厉声怒吼道：“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今升为晋公，难道不应该吗？”

曹髦急忙说：“我怎么能不同意呢。”

司马昭站起来，走到曹髦面前，大声说道：“听说你作了一首《潜龙诗》，把我比作鳣鲈，这是什么礼法？”

曹髦吓得脸色苍白，吱唔着不能回答。司马昭冷笑一声，头也不回地下殿而去。众官员吓得呆若木鸡，木然地散去。

魏主曹髦一看事已至此，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还有一线希望，灭掉司马氏，掌握朝政。曹髦回到后宫，立即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入内商量对策。

曹髦泪流满面，哭泣着对三人说道：“司马昭怀篡逆之心，人所共知！朕不能坐等他废黜污辱，众爱卿可得帮助朕讨伐司马昭啊！”

三个人听完这番话，不觉大吃一惊，个个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可不是儿戏，弄不好不仅要杀头，还要灭族的。沉默片刻，尚书王经站起来，跪到曹髦面前，哀求道：“陛下，这千万不可。《春秋》载鲁昭公忍受不下季氏揽权，败走失国。现在，朝权都已归司马氏久矣，内外公卿、文武百官不顾顺逆之理，阿附于司马氏，唯司马氏颜色是瞻，而陛下的护卫势力单薄，没有可担此重响的将帅。陛下若不忍下这口气，后果将不堪设想。望陛下三思，从长计议，不可造次啊！”

曹髦愤然而起，怒吼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朕意

已决，死又何惧！”

说罢，拂袖直入永宁宫，向太后报告去了。

剩下的三个大臣急得团团乱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王沈对王经说：“事出意外，棘手难办，我们去对付司马昭，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我们应快去报告司马公，这样才能免于一死。”

王经大怒，愤愤地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怎么能心怀二志呢？简直是罪过！”

王业赞同王沈的观点，二人急忙奔向司马府，向司马昭告密去了。

司马昭得到消息，急令中护军贾充召集队伍，准备迎战。过了片刻，魏主曹髦从宫内出来，命令护卫焦伯，招集殿中宿卫侍从等三百多人，大喊大叫地从宫内杀出来。曹髦手拿宝剑，坐着龙辇，指挥着这支杂牌军队直出南宫门。这时，尚书王经跪在辇前，大哭而谏曰：“现在陛下领数百人去讨司马昭，这不是驱羊而入虎口吗？徒死无益，望陛下快快返回。臣并不是怕死，实在是这事行不通啊！”

曹髦大声道：“我的队伍已出发了，爱卿就不要再阻拦了，大不了和他拼个鱼死网破。”

说罢，直奔司马府。

行至云龙门，只见贾充身穿战服，骑着战马，左边是成倅，右边是成济，带领数千名铁甲禁兵，呐喊着，杀将过来。曹髦高举宝剑，大声喝道：“胆大的狂徒，我乃是天子，你们冲进宫廷，难道想弑君，犯上作乱吗？”

众官兵一见天子在此，都吓得不敢动，贾充对成济大喝道：“司马公养你有什么用？不就正为今日之事吗！”

成济手执大戟直奔曹髦杀去，边跑边回头问贾充：“是杀了他，还是生擒活捉？”

贾充高声喊道：“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不要活的。”

成济来到辇前，曹髦大喝道：“胆大的匹夫，怎敢对天子无礼！”

话还没说完，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挑下辇来，反手又一戟，曹髦的灵魂便奔向西南大路了。皇帝一死，宫廷卫队便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去了。

司马昭听说皇帝已死，心中十分高兴，可脸上却装出痛不欲生的样子，用头撞着龙辇，扯着嗓子干嚎。文武百官心如明镜，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畏惧司马昭的权势，也都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尚书仆射陈泰不惧他，披麻带孝在灵前痛哭着。司马昭问陈泰道：“你看今天的事，应该如何处理是好？”

陈泰愤然道：“只有杀了贾充，才能对天下多少有个交待。”

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怎能忍心杀他，司马昭沉吟良久，小声说道：“要杀就杀个小点儿的吧！”

陈泰大声喊道：“只有再大点儿的、不是再小点儿的。”

司马昭无奈，只好装聋作哑，不做回答了。

为了稳定局势，收服人心，司马昭决定丢卒保车，杀成济以谢天下。他下令说，成济大逆不道，弑君犯上，应处以刖刑，灭其三族。成济大骂司马昭道：“杀皇帝，这不是我的罪过，是贾充传达你的命令，让我这么干的，岂能怪罪于我！”

司马昭一听，恼羞成怒，下令先割下成济舌头，然后处

死，尽灭三族。后来有人作诗道：

司马当年命贾充，弑君南阙赭袍红。

却将成济诛三族，只道军民尽耳聋。

贾充为司马昭除去曹髦，司马昭便向皇帝的宝座又迈进一步。事后，贾充劝司马昭取代曹氏，即天子位，司马昭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便对贾充说道：“昔周文王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还服事殷商，故圣人称其至德。魏武帝曹操不肯受禅于汉，就如我不能受禅于魏一样。”

贾充听罢，心里便明白了，原来司马昭是想让儿子做皇帝，也就不再劝了，但却把这话深记在心中了。

曹髦死后，司马昭另立傀儡——小皇帝曹奂，司马昭为晋王。司马昭有二子，即司马炎和司马攸，司马炎长得一表人才，身材魁伟，双手过膝，站着头发垂地，并且非常聪明果敢，有超人的胆识。司马攸情性比较温顺，温文尔雅，恭俭孝悌。因司马师无子，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司马昭升为晋王，立谁为世子，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呢？

司马昭常说：“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

所以，他有意立司马攸为世子。贾充劝谏说：“长子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心归向于他，并有一副天子相，应立为世子，只有他才能完成您的心愿。”

司马昭遂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贾充为司马炎争来了王位继承权，为其通向皇位铺平了道路。

不幸的是，正当此时，司马昭中风病危，临死前，拉着司马炎的手说：“知我者，贾公闾也。”

不久，司马昭就故去了。司马昭死后，司马炎即晋王位，封贾充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颖

侯。司马炎可没有其父的耐性，一登王位，便立即向皇位伸下手去。他不想做周文王、曹操，他要做皇帝，做周武王和曹丕。他匆忙安葬了司马昭，将贾充、裴秀召入宫内，问道：“曹操曾说：‘若天命在我，我将做周文王’，果真有此事吗？”

贾充一听，马上领会了新主子的意图，遂说：“曹操世代享受汉家厚禄，恐怕别人说他篡逆，故说出这番话，这是明教他儿子曹丕为天子啊！”

司马炎又问道：“我父王与曹操相比如何？”

贾充忙说：“曹操怎么能与司马公比，曹操虽功盖华夏，可百姓畏其威严而不感念他的恩德。其子曹丕即位，差役繁重，东杀西征，没有宁日，百姓怨怒。而我宣王（司马懿）、景王（司马师），累建大功，广施恩德，天下归心久矣。文王（司马昭）西并蜀汉，功高无量，又岂是曹操所能比的！”

司马炎闻听，喜上眉梢，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曹丕能继承汉统，难道我就不能继承魏统吗？”

贾充、裴秀二人闻言，马上跪拜，说：“殿下正应该效法曹丕继汉的故事，建受禅台，布告天下，登即皇位，建立伟业。”

司马炎闻听贾充、裴秀之言，心中大喜，认为时机已成熟，决定马上动手。

第二天，司马炎身佩宝剑直闯后宫。当时，曹奂有病躺在床上，已有几日不能上朝了，这几天，他总是心神恍惚，举止失措，眼皮也不停乱颤，不知道要有何祸事降临。忽然，他见司马炎带着宝剑闯进来，吓得脸色苍白，手脚冰凉，慌慌张张地下了龙床，满脸陪笑地迎了上去，让司马炎

坐在上座。司马炎满脸严肃，正地问曹奂：“你说说，魏家的天下是靠谁的力量才得到的？”

曹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忙答道：“那当然都是晋王您的祖、父所赐的了。”

司马炎仰天大笑，朗声说道：“我看陛下乃是个庸才，文不能论道，武不能经邦，为什么不让位于有才德的人呢？”

曹奂大惊失色，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自己做皇帝做得比较窝囊，有名无实，可毕竟还是皇上，至高无上啊，天下也毕竟是曹家的而不姓司马啊！

这时，旁边站立的黄门侍郎张节说了话：“晋王，您说这话就不对了！昔日魏武皇帝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才得此天下，难道容易吗？况且，现今天子有德而无罪，为什么要让位给别人呢？”

司马炎大怒，说：“此社稷乃汉朝之社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为魏王，篡夺汉之天下。我祖父三代辅佐魏室，曹家能得天下，不是曹氏的能力所至，实际是我司马氏的功劳，这是天下皆知之事，他曹丕能继汉统，我为什么就不能继魏之天下呢？”

张节愤愤地说：“您要是那么做，您就是篡国之贼！”

司马炎怒吼道：“我这是给汉家报仇，有何不可！哪里有你多嘴，来人啊，给我乱棍打死！”

一群武士蜂拥而上，一顿乱棍，将张节打死在殿下。曹奂一见，吓得嚎啕大哭，跪在司马炎面前苦苦地哀求，希望司马炎能够回心转意。司马炎大怒，转身拂袖而去。

曹奂急忙唤贾充、裴秀进殿商议，真是慌不择路。他问二人道：“事已至此，你们说如何是好？”

贾充说：“魏室天数已尽，陛下还是顺从天意，学仿汉献帝禅让的故事，重修受禅坛，准备好大礼，禅位于晋王吧。这样，上合天意，下顺民心，陛下您也可高枕无忧，逍遥度日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曹奂被逼无奈，只好同意让位。他令贾充建受禅坛，于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甲子日，正式让位于司马炎。

禅让那天，司马炎趾高气扬地登上禅坛，接受大礼，曹奂灰溜溜地下坛，站在坛下。司马炎端坐于坛上，贾充、裴秀身带宝剑，站在司马炎左右，俨然如保护神。贾充下令曹奂跪下听命，高声说道：“自从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魏受禅于汉，已经45年了。今天数已尽，天命归晋。司马氏功德远大，可即皇帝之位，继承魏统。封你为陈留王，出居金墉城，立即起程，没有皇帝的宣诏，不得入宫。”

这样，司马炎在贾充等一班大臣的扶持拥护下，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晋朝。司马炎当上皇帝，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贾充的功绩，封他为鲁郡公，拜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权倾朝野，令众大臣侧目。

（二）

贾充的为人善于谄媚，能言善辩，巧舌如簧，深得武帝的喜欢。武帝以之为心腹，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朝廷机密，都要找贾充、王沈及荀勖等商量，一时权倾朝野。一些大臣为了向上爬，纷纷投到他的门下，成为他的党羽。当时，贾充与太尉、行太子太傅荀爽、侍中、中书监荀爽、越骑校尉安平冯统结为党友，朋比为奸，他们党同伐异，大有垄断朝政

之势，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

一天，武帝召侍中裴楷入宫，询问自己为政之得失。武帝问：“裴爱卿，自朕登基以来，为了朝政，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不知所做有何不当之处，望爱卿能直言以对，不必遮掩，朕好改正。”

裴楷见皇帝如此问他，便仗着胆直言道：“承蒙陛下厚爱，为臣就斗胆直言了。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四海承宁，天下太平，您的功德不亚于尧、舜。可是，有一件事，为臣不得不提醒陛下，不应该让像贾充那样的奸佞小人横行朝野，陛下应亲贤臣，远小人，广集天下贤材，辅佐朝政，不应重用贾充之徒，示天下以私心啊！”

武帝听罢，脸色阴沉，默不作声。裴楷一见，自己触及皇帝的心肺了，皇帝有些不快，便识趣地退下去了。

在朝中，一些刚直不阿，不肯屈服于贾充的大臣，如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看到贾充权势日益加重，恐怕他危及朝政，都想伺机损抑他，减少他的权限。贾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伺机报复他们。

一次，皇帝要为太子选一少傅，辅佐东宫。贾充一见，这正是把任恺从皇帝身边挤走的好机会，便趁机对武帝说：“陛下，侍中任恺对朝廷忠心耿耿，为人也正直，富有才华，正堪做太子少傅，来辅佐太子。”

太子少傅是个闲职，职位虽高，却没有实权，而侍中则是实权之职。贾充希望武帝能解除任恺的侍中之职，改授太子少傅。可是武帝非比常人，他绝顶聪明，一眼便看透了贾充的用心。他想，不能让贾充如此专权，让任恺继续任侍中，牵制贾充。想到这里，便对贾充说：“贾爱卿所言极是，